

時

病

論

〈下〉

時病論卷之七目錄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大意

痰嗽

乾咳

擬用諸法

加味二陳法

溫潤辛金法

清金甯絡法

備用成方

瀉白散

清肺飲

瓊玉膏

丹溪咳血方

千金久嗽方

二陳湯

景岳六安煎

臨證治案

伏溼作嗽認爲冬溫

伏溼致嗽

痰嗽補脾取效

燥氣伏邪作咳

燥氣刑金致使咳紅

陰虛之體伏燥化火刑金

時病論卷之七



安州劉賓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豐少逸手著

新安程曦錦雲

盈川江誠抱一

叅訂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大意

考六氣之中溼氣在乎秋令故經謂秋傷於溼溼土之氣內應乎脾脾土受溼不司運化內溼釀成痰飲上襲於肺遂為咳嗽病矣夫六氣之邪皆能

令人咳嗽、又不獨乎溼也、斯言溼者、是爲伏氣咳、
嗽、有西昌喻嘉言先生疑溼字之訛、改作秋傷於
燥、發明秋燥之論、雖有悖經之罪、然亦因乎六氣
起見也、蓋內經論溼、殆在乎立秋處暑白露溼土
主氣之時、喻氏論燥、殆在乎秋分寒露霜降燥金
主氣之候、據愚意更有界限分焉、竊謂秋初傷溼
不卽發者、溼氣內釀成痰、痰襲於肺而作嗽、名曰
痰嗽、治宜理脾爲主、滲溼爲佐、如秋末傷燥、不卽

發者燥氣內侵乎肺、肺失清降而作咳、名曰乾咳、
治宜理肺爲主、潤燥爲佐、總之不越兩太陰之治
也、斯言傷溼傷燥而咳嗽者、皆由秋令之伏氣而
發于冬、其卽發者、仍歸傷溼、秋燥門中治之、

痰嗽

痰嗽者、因痰而致嗽也、夫作嗽之病、風寒暑熱、皆能
致之、古人議論紛紜、惟李雲間、張若耶二先生、皆括
爲內傷外感、觀其立論、卓犖不羣、然與內經秋傷於

溼之嗽無預、豐不揣鄙陋而特補之、斯病也、良由立
秋以後、秋分以前、先傷於溼、溼氣內踞於脾、釀久成
痰、痰襲於肺、氣分壅塞、治節無權、直待冬來、稍感寒
氣、初客皮毛、漸入於肺、肺氣上逆、則潛伏之溼痰、隨
氣而逆、遂成痰嗽之病矣、其脈必見弦滑、或見微緊、
右寸關必較餘部不調、舌苔白潤、胸次不舒、痰白而
稀、口不作渴、此皆秋溼伏氣之見證也、理當治脾爲
主、滲溼化痰爲佐、宜以加味二陳法治之、如有惡寒

發熱者、再加蘇梗前胡、氣喘者、加之旋覆蘇子、當隨其證而損益之、
或問作嗽之病、四時皆有、今觀是篇、獨發於冬、他時之嗽、因何勿論耶、答曰、子不觀本論中、原有風寒暑熱皆能致之之說、四時都有咳嗽之病也、曰、何不分而論之、曰、前之風溫風熱風寒冒風暑咳秋燥、以及後之冬溫條中、皆有咳嗽之證、若重複而論之、能不令人心厭乎、是論專言伏氣釀痰致嗽、而風寒暑熱

致嗽者可毋重贅耳

乾咳

乾咳者、乏痰而咳逆也。此因秋分之後、先傷乎燥、燥氣內侵乎肺、當時未發、交閉藏之令、乃發、斯爲金寒水冷之效也。前論秋燥條中、是爲燥之新邪。此論乾咳、是爲燥之伏氣。其證咳逆乏痰、卽有痰亦清稀而少、喉間乾癢。咳甚則胸脇引疼、脈沉而勁、舌苔白薄而少津、當用溫潤辛金法治之。如胸脇痛者、可加旋

覆橘絡、咳逆艱難者、再加松子款冬、咳劇震動血絡、
喉痛吐紅、脈轉沉滑、或沉數、此燥氣已化爲火也、當
用清金寧絡法治之、如咳逆氣短、甚則有汗、咽喉乾
燥者、當用金水相生法治之、蹉跎失治、最易延爲癆
損、可不謹歟、

或問曰、曾見內經有五臟六腑、皆令人咳之訓、今先
生只列痰嗽乾咳爲二門、不及臟腑等咳、毋乃遺漏
乎、曰、是書專論四時之咳、如春令風溫之咳、夏令暑

熱之咳、秋令秋燥之咳、冬令冬溫之咳、其實五臟六腑之咳、不過就其見證而分、如胸疼喉痛爲心欬、兩脇下痛爲肝欬、右小脇引肩背爲脾欬、喘急欬血爲肺欬、腰背相引而痛爲腎欬、又有小腸欬者、欬而失氣也、膽欬者、欬嘔苦水也、胃欬者、欬而欲嘔也、大腸欬者、欬而遺屎也、膀胱欬者、欬而遺溺也、三焦欬者、腹滿而不食也、此皆內經分臟腑之欬也、念菴先生已分條治之、茲不復贅、

擬用諸法

加味二陳法

治痰多作嗽、口不作渴、

白茯苓

三錢

陳廣皮

一錢

製半夏

二錢

生甘草

五分

生米仁

三錢

杏仁

三錢去皮尖研

加生薑二片、飴糖一匙為引

苓陳夏草、即二陳湯也、汪詔菴曰、半夏辛溫、體滑

性燥、行水利痰為君、痰因氣滯、氣順則痰降、故以

陳皮利氣、痰由溼生、溼去則痰消、故以茯苓滲溼
 爲臣、中不和、則痰涎聚、又以甘草和中補土爲佐
 也、擬加米仁助茯苓以去溼、杏仁助陳皮以利氣、
 生薑助半夏以消痰、飴糖助甘草以和中、凡有因
 痰致嗽者、宜施此法、

溫潤辛金法

治無痰乾欬、喉癢脇疼、

紫苑

一錢蜜水炒

百部

一錢蒸

松子仁

三錢

欵冬花

一錢五分

叭嚏杏仁

二錢去皮尖用

陳廣皮

一錢蜜水炒

加冰糖五錢為引

肺屬辛金、金性剛燥、所以惡寒冷而喜溫潤也、紫

菀溫而且潤、能暢上焦之肺、百部亦溫潤之性、暴

咳久咳咸宜、更加松子潤肺燥、杏仁利肺氣、欵冬

與冰糖、本治乾咳之單方、陳皮用蜜製、去其燥性

以理肺、肺得溫潤、則咳逆自然漸止、

清金甯絡法

治燥氣化火、喉痛、欬紅、

麥冬三錢
去心

肥玉竹二錢

北沙參三錢

元參一錢
五分

細生地三錢

旱蓮草三錢

冬桑葉三錢

加枇杷葉三錢去毛蜜炙為引

此治燥氣化火刑金劫絡之法、麥冬玉竹、清其燥、火沙參元參、潤其肺金、細地旱蓮、甯其血絡、益血

藏肝臟、故加冬桑葉以平其肝、肺氣上逆、故加枇
杷葉以降其肺、使肺氣得降、肝血得藏、則欬逆吐
紅、均可定矣、

金水相生法 見卷四第二十一頁

備用成方

瀉白散

治肺經有火、皮膚蒸熱、灑淅寒熱、
尤甚喘嗽

氣急等證、

桑白皮

地骨皮

粉甘草

粳米

水煎温服

清肺飲

治痰氣上逆而作咳嗽

杏仁

貝母

茯苓

橘紅

桔梗

甘草

五味子

加薑煎食遠服

瓊玉膏

治乾咳嗽

地黃 四斤

茯苓 十二兩

人參 六兩

白蜜 二斤

先將地黃熬汁去渣入蜜煉稠再將參苓為末和

入磁罐封水煮半日白湯化服

丹溪咳血方

治咳嗽痰血

青黛 水飛

括蘘 去油

海石

梔子

訶肉

等分爲末蜜丸噙化嗽甚加杏仁

千金久嗽方

治長久咳嗽神效

白蜜

一斤

生薑

二斤
取汁

先秤銅銚知觔兩訖納蜜薑汁微火熬令薑汁盡
惟有蜜觔兩在則止每含如棗大一丸日三服

二陳湯

治一切痰飲爲病咳嗽脹滿嘔吐惡心頭眩驚悸

茯苓 製半夏 陳皮 甘草

加生薑煎服

景岳六安煎

治風寒咳嗽、痰滯氣逆等證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杏仁 白芥子

加生薑三片煎七分食遠服

豐按以上諸方、通治咳嗽、然而咳屬肺、嗽屬脾、前

於痰嗽乾咳門中已詳辨矣、須知前五方多潤肺
之品以治咳、後二方多理脾之品以治嗽、若此分
療、治無不中、

臨證治案

伏溼作嗽、認爲冬溫

鑑湖沈某、孟冬之初、忽患痰嗽、前醫作冬溫治之、
閱二十餘天、未能奏效、延豐診治、右部之脈極滯、
舌苔白滑、痰多而嗽、胸閉不渴、豐曰、此卽內經秋

傷於溼、冬生咳嗽之病、非冬溫之可比也、冬溫之病、必脈數、口渴、今不數不渴者、非冬溫治在乎肺、此則治在乎脾、張冠李戴、所以乏效、遂用加味二陳法、去米仁一味、加蘇子、芥子治之、三劑而胸開、五劑而痰嗽減、後用六君子湯增損、獲全愈矣、

伏溼致嗽

南鄉張某、左脈如平、右關緩滯、獨寸口沉而且滑、痰嗽纏綿日久、外無寒熱、內無口渴、前醫用散不

效、改補亦不見功、不知此證、乃係伏溼釀痰、痰氣竄肺而致嗽、卽經所云、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也、當理脾爲主、利肺爲佐、卽以製夏化紅茯苓煨薑杏仁紹貝蘇子甘草治之、約服三四劑、痰嗽遂減矣、後循舊法出入、調治旬日而安、

痰嗽補脾取效

城南程某、患嗽月餘、交冬未愈、始邀豐診、診得脈形沉弱而滑、舌體無榮、苔根白膩、神氣疲倦、飲食

並廢、豐曰、此賦稟素弱、溼襲於脾、脾不運化、釀痰入肺所致、以脾溼爲病本、肺痰爲病標、卽先哲云、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治當補脾爲主、程曰、風痰在肺、補之恐增其閉、卽出曾服十餘方、皆是荆防枳桔杏貝蘇前等品、豐曰、此新感作嗽之藥、與之伏氣、理當柄鑿、卽用六君加玉蘇子生米仁治之、服五劑神氣稍振、痰嗽漸疎、繼進十餘劑、方得全愈、

江誠曰、痰嗽之證、須知有新感、有伏氣、新感之脈、必多浮、伏氣之脈、必多沉、新感之嗽、必兼鼻塞聲重、頭痛發熱、伏氣之嗽、而無諸證也、凡伏氣之證、法當宣氣透邪、前醫以荆防枳桔反未臻效、而吾師用六君補氣、蘇子降氣、米仁滲溼、而反效者、何也、蓋由風寒暑溼潛伏者、固宜透發、惟此則不然、當知溼氣未成痰之先、可以透發、既成痰之後、焉能向外而解耶、因痰之源在脾、故用六君子扶脾

以去其溼、而化其痰、蘇子降氣、毋使其痰上襲於肺、米仁滲溼、毋使其溼再釀成痰、倘用宣提之方、則痰益襲於肺、而嗽更無愈期矣、
燥氣伏邪作咳

括蒼馮某、陰虛弱質、向喫洋菸、患乾咳者、約半月矣、曾經服藥未驗、十月旣望、來舍就醫、兩手之脈極數、餘部皆平、豐曰、據此脈形、當有咳嗽、馮曰、然、曾服散藥未效、何、豐曰、散藥宜乎無效、是證乃燥

氣伏邪之咳、非新感風寒之咳、理當清潤肺金、庶
望入殼、遂用清宣金臟法去兜鈴杷葉、加甘菊梨
皮、服一劑、減一日、連服五劑、咳逆遂屏、後歸桑梓、
擬進長服補丸、
燥氣刑金致使咳紅

鄂渚阮某之妾、乾咳喉疼、纏綿匝月、始延豐治、未
診卽出前方閱之、初用辛散之方、後用滋補之藥、
不但罔效、尤增咳血頻頻、細診其脈、左部緩小、右

部搏指、舌尖絳色而根凝黃、此屬燥之伏氣、化火
刑金、雖乾咳吐紅、真陰未損、前以辛散治之固謬、
以滋補治之亦非、斯宜清暢其肺、以理其燥、肺得
清肅、則咳自平、而血不止、自止、卽用桑葉杏仁兜
鈴、浙貝、梔皮、杷葉、萸殼、梨皮、再加橄欖爲引、請服
三煎、忌食煎炒之物、服下稍知中窾、繼進三劑、遂
獲全可。

陰虛之體、伏燥化火、刑金

古黔劉某婦、素吸洋烟、清癯弱體、自孟冬偶沾咳、逆一月有餘、未效來商豐診、閱前所用之藥、頗爲合理、以桑菊葇、旁杏蘇桔貝等藥、透其燥氣之邪、但服下其咳益增、其體更怠、晝輕夜劇、痰內夾雜紅絲、脈形沉數而來、舌絳無苔而燥、豐曰、此屬真陰虛損、伏燥化火刑金之候也、思金爲水之母、水爲金之子、金旣被刑、則水愈虧、而火愈熾、制火者、莫如水也、今水旣虧、不能爲母復仇、必須大補腎

水以平其火、而保其金、金得清、則水有源、水有源、則金可保、金水相生、自乏燎原之患、倘或見欬治欬、見血治血、卽是舍本求末也、豐用知柏八味、除去山萸、加入阿膠、天麥、連進五劑、一如久旱逢霖、而諸疴盡屏卻矣、

商滿錄讀其附矣

走山英咄人四野天姿巖嶽立嶺峻入肆

於辰血留血暗鼠舍本米末處想風賦附八

眼金百將金木脉主自及融鼠之愚備如

本以平其人而外其金金與雷眼本有變本有

時病論卷之八目錄

冬傷於寒大意

傷寒

中寒

冒寒

冬溫

擬用諸法

甘熱祛寒法

餘法散見各卷

備用成方

麻黃湯

葛根湯

小柴胡湯

理中湯

真武湯

四逆湯

千金陽旦湯

千金陰旦湯

臨證治案

傷寒調治失法變證

傷寒吐衄

陽體中寒仍用熱劑而愈

冬溫肺胃合病

冬溫新感適值經行

冬溫傷陰將欲成損

附論

治時病常變須會通論

五運六氣論

溫瘟不同論

傷寒書統治六氣論

闢俗醫混稱傷寒論

闢時俗齷齪斑證論

夾證兼證論
成方須損益論

胎前產後慎藥論

治輕證宜細心重病

宜大膽論

醫家嫉妬害人論

醫毋自欺論

心重論

宜大

古今醫書宜參考論

題詞

少逸小影

跋

書

卷

目

錄

附錄

時病論卷之八

安州劉賓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雲
盈川江誠抱一

叅訂

冬傷於寒大意

經曰冬傷於寒、謂交立冬之後、寒氣傷人、其能固密者、何傷之有、一有不謹、則寒遂傷於寒水之經、即病寒熱無汗、脈來浮緊、名曰傷寒是也、一交春



日升言
卷之六
令、便不可以傷寒名之、然冬令受寒、有淺深之別
焉、深者爲中、淺者爲冒、蓋中寒者、寒邪直中於三
陰之裏、故有吐瀉腹痛、急宜熱劑祛寒、冒寒者、寒
邪冒於軀殼之外、則有寒熱身疼、不難一汗而愈、
傷寒中寒冒寒、略述其概、猶有冬溫之證、不可不
詳、冬溫者、冬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人感
之而卽病者是也、宜用辛涼之法、慎勿誤用麻桂
青龍、若誤用之、必變證百出矣、此四者、乃冬時卽

病之新感也。倘受微寒微溫之氣，當時未發，必待
來春而發者，便是伏氣之病，須別諸溫而治之。
或問曰：曾見東垣之書，已有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等論，先生拾前人之唾餘，竟以爲獨開生面之創
欺人乎？抑亦自欺之甚也？答曰：子言過矣。豐亦見
此事難知之內，有論四篇，所云都是五行生尅有
餘不足，所勝所不勝之理，其義難明，誠難知之書
也。豐今分論八篇，以爲時證提綱，其理透徹，閱者

易知、明出冬傷於寒之新感、所見何證、冬傷於寒、
春必病溫之伏氣、所見何證、一一詳明、瞭如指掌、
與東垣之論、意思懸殊、何嘗拾其唾餘、以爲己出、
耶、此猶應試、共一題目、而文字實不雷同、奚敢欺
人、復自欺耳、然乎否乎、

傷寒

傷寒者、由冬令之寒邪、傷於寒水之經也、考諸賢之
書、皆謂霜降之後、春分以前、有感觸者、是爲傷寒、據

六氣而推之、似乎不然、蓋霜降之後、猶是燥金主氣、有感之者、是涼氣也、如或天氣大寒、卽金匱所謂未至而至也、春分以前、正是風木司權、有感之者、是風邪也、如或天氣大寒、卽金匱所謂至而不去也、若此則界限分矣、其實傷寒之病、確在乎立冬之後、寒水主政之時、一交春令、風木主政、便不可以傷寒名之、卽有寒熱爲病、與傷寒相似者、便是先賢所謂春應溫而反寒、寒疫之病也、夫傷寒之爲病、頭疼身痛、寒

熱無汗、脈來浮緊者、宜用辛散太陽法去前胡紅棗、
加紫蘇葱白治之、如體實邪盛者、仲聖麻黃湯亦可
用之、若果有汗、脈浮而緩、便是傷風之病、倘悞用之、
變證蜂起矣、此略述寒邪初傷太陽寒水之經之證
也、其傳經兩感、合病併病、及誤治變證壞證、仲景書
中細詳、可毋重贅、豐嘗謂凡學時病者、必須叅讀仲
景傷寒論、庶可融會貫通、否則不可以言醫也、

中寒

中寒者、交一陽之後、時令過於嚴寒、突受寒淫、殺厲之氣、卒然腹痛、面青吐瀉、四肢逆冷、手足攣蹇、或昏閉身涼、或微熱不渴等證、丹溪曰、倉卒中寒、病發而暴、難分經絡、溫補自解、斯說似乎滅裂、其實有三陰之別焉、蓋太陰中寒、則腕中作痛、少陰則臍腹作痛、厥陰則少腹作痛、見證既分、更當審其脈象、如沉緩中太陰、沉細中少陰、沉遲中厥陰、若此別之、庶幾導窾、如果脈微欲絕、昏不知人、問之不能答、似此難分

經絡始可遵丹溪用溫補之劑、急擬挽正回陽法治之、三陰中寒、皆以甘熱祛寒法治之、若寒中太陰、以乾薑為君、少陰以附子為君、厥陰以吳萸為君、吐甚加藿香豆蔻、瀉甚加蒼朮木香、筋攣者、佐以木瓜橘絡、呃逆者、佐以柿蒂丁香、臨證之間、切宜細辨而治、庶無貽誤、

冒寒

冒寒之病、偶因外冒寒邪、較傷寒則輕、比中寒甚緩、

蓋傷寒傷乎六經，中寒直中乎裏，惟冒寒之病，乃寒氣單冒於軀殼之外，而未傳經入裏也。是以遍體痠疼，頭亦微痛，畏寒發熱而乏汗，脈象舉之而有餘，宜辛溫解表法治之。服藥之後，務宜謹避風寒，覆被而臥，俾其微微汗出而解。否則傳經入裏，當審何經而分治之。倘或伏而不發，來年必發為春溫、風溫等病，不可以不知也。

冬溫

昔賢謂冬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人感之而
卽病者、名曰冬溫是也、其勞力辛苦之人、動作汗出、
溫氣乘襲、多在於表、其冬不藏精之人、腎經不足、溫
氣乘襲、多在於裏、冬溫雖發於冬時、然用藥之法、與
傷寒迥別、蓋溫則氣泄、寒則氣斂、二氣本屬相反、誤
用辛溫、變證疊出矣、其證頭痛有汗、咳嗽口渴、不惡
寒而惡熱、或面浮、或咽痛、或胸疼、陽脈浮滑有力者、
乃溫邪竄入肺經也、宜用辛涼解表法、加連翹象貝

治之、口渴甚者、溫邪入胃腑也、再加蘆根花粉治之、
如或下利、陰脈不浮而滑、溫邪已陷於裏也、宜以清
涼透邪法加葛根黃芩治之、倘熱勢轉劇、神氣昏憤、
譏語錯亂、舌苔轉黑者、不易治也、勉以祛熱宣竅法
治之、紫雪丹亦可用之、種種變證、不能盡述、須仿諸
溫門中之法可也、

或問冬溫發熱而不惡寒、倘惡寒者、爲何病也、答曰、
冬溫惡寒、偶亦有之、良由先感溫氣、卽被嚴寒所侵、

寒在外而溫在裏、宜用辛溫解表法、先去寒邪、繼用涼解裏熱法、而清溫氣、又問曰、傷寒冒寒皆惡寒、何以別之、曰、傷寒冒寒初起無口渴、以此別之、曰、溫邪當發爲冬溫、倘其微者、伏而不發、爲何病也、曰、伏而不發、來春必變爲溫毒也、凡治時病者、新邪伏氣、切要分明、庶不至千里毫釐之失、

又問先生之書、專爲六氣而設、風寒暑溼燥、皆已詳明、何獨火證不詳、恐爲不全之書、而火證可補述否、

答曰、子不知君火秉權之候、有溫病溫毒也、相火主
政之時、有熱病暑病也、君相司令而病者、非火證而
何、何不全之有哉、况火爲陽邪、其證最著、如脈數有
力、舌苔黃燥、或目赤、或口渴、或喉痛、或渴紅、皆火證
也、法當清涼治之、其餘五志之火、龍雷之火、悉屬內
傷、茲不論之、

擬用諸法

辛散太陽法

見卷五第十九頁

挽正回陽法

見卷四第十九頁

甘熱祛寒法

治寒邪直中三陰之證

甘草

二錢

淡乾薑

一錢

淡附片

一錢

淡吳萸

一錢

用開水略煎冷服

此即仲景四逆湯也、擬加吳萸之大熱、祛厥陰之寒邪、以之治寒中三陰、最為中的、認庵原解曰、寒

淫於內、治以甘熱、故以薑附大熱之劑、伸發陽氣、
表散寒邪、甘草亦散寒補中之品、又以緩薑附之
上僭也、必冷服者、寒盛於中、熱飲則格拒不納、經
所謂熱因寒用、又曰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是也、

辛涼解表法

見卷一第十四頁

清涼透邪法

見卷一第十五頁

祛熱宣竅法

見卷一第十三頁

辛溫解表法

見卷一第十一頁

涼解裏熱法

見卷一第十二頁

麻黃湯

卷一第十三頁

浮而緊者

卷一第十五頁

治傷寒太陽病、惡寒發熱、頭痛項強、無汗而喘、脈

浮而緊者、

麻黃

桂枝

杏仁

甘草

水煎

溫服、覆取微汗、

葛根湯

內有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芍藥湯、

治傷寒太陽未罷、又傳陽明、脈浮長、緣緣面赤、
痛連額、發熱惡寒而無汗、目痛鼻乾、不得眠等證、
葛根、麻黃、桂枝、芍藥、
甘草、大棗、生薑、
水煎溫服、取微似汗

小柴胡湯

治傷寒少陽病、往來寒熱、口苦耳聾、脇滿脈弦、目
眩、不欲食、心煩喜嘔、及婦人傷寒、熱入血室等證、

柴胡 炒食心 人參 切 又 製 夏 寒 熱 人 黃 芩 等 類

甘草 寒 少 則 生 薑 來 寒 熱 大 棗 耳 聾 細 漸 視 目

水煎温服

理中湯 諸 濕 類 婦 科 聖 藥 治 傷 寒 太 陰 病 自 利 不 渴 寒 多 而 嘔 腹 痛 便 溏 脈

沉無力、或厥冷拘急、或結胸吐衄、及感寒霍亂、

人參 白朮 炮薑 炙草 等 類

本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湯 視 皆 是 絲 絲 而 未 竟

本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湯 視 皆 是 絲 絲 而 未 竟

眞武湯

治少陰傷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或咳、或嘔、或下便利、及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仍發熱、心悸頭眩、筋惕肉瞤、振振欲擗地、氣虛惡寒、

炙甘草

附子

白芍

白朮

茯苓

加生薑煎服

四逆湯

治三陰傷寒、身痛腹痛、下利清穀、惡寒不渴、四肢厥冷、或反不惡寒、面赤煩躁、裏寒外熱、或乾嘔、或咽痛、脈沉微細欲絕、

附子 乾薑

炙甘草

水煎冷服

豐按傷寒之方、計有一百一十三道、長沙書中、已全備矣、凡學醫者、必須熟玩、今錄此六方、不過明六經傷寒之用、其寒邪化熱、及傳變諸方、不能盡

錄、當閱傷寒之書、自明著矣、

千金陽旦湯

治冬溫脈浮發熱、項強頭痛、

桂枝 芍藥 白芍 黃芩

甘草

加薑棗煎服

千金陰旦湯

治冬溫內寒外熱、肢節疼痛、中挾寒食、

卽陽旦湯加乾薑

豐按陽旦湯主治先感冬溫又被風寒所遏之病、陰旦湯主治體質本寒忽受冬溫之病、如咳嗽口渴甚者、薑桂究難浪用、凡一切溫熱之病、最忌辛溫之藥、偶或用之、非本質屬寒、卽外加寒氣、倘拘於陽旦陰旦爲冬溫一定之方、不亦惑乎、

臨證治案

傷寒調治失法變證

須江毛某、患傷寒之病、壯熱不退、計半月來、前醫

當汗不汗、當下不下、調治失法、變爲神昏譫語、循
衣摸牀、舌苔黃燥、脈來沉實、此傷寒誤治之變證
也、速宜攻下之劑、蕩熱保津、倘以硝黃爲砒鴆者、
則不可救、卽以大承氣湯加生地石膏煎一大劑、
午後服頭煎、未見動靜、薄暮服次煎、至四更時分、
得鞭屎數十枚、譫語漸少、手足漸定、肌膚微汗、身
熱退清、神識亦稍省矣、次日復邀豐診、脈形仍實、
不柔、舌苔尙少津液、此餘熱未淨也、當守原方、再

服一帖、其兒恐藥力太過、豐曰、必要脈象轉柔、舌苔轉潤、裏熱始盡、否則餘邪復聚、遂難治矣、復將原方煎服、服下又得硬屎數枚、其兄急來問曰、次煎可服否、豐曰、往診再議、幸得脈轉平緩、舌苔亦見有津、改用仲景炙甘草湯、除去桂枝、薑棗、加入柏子茯神、連服數煎、得全瘥耳、

程曦曰、凡治病必以脈舌爲主、若遇神昏譫語、循衣摸牀之證、倘其脈見軟弱者、舌淡苔微者、皆不

可攻也、必須脈來沉實、或大有力、舌苔黃燥、或起
芒刺、方可攻之、以上見證、有虛有實、或補或攻、當
細別之、又不可執於承氣一法也、

傷寒吐衄

新定章某、患傷寒六七日來、身熱如焚、前醫初用
辛散、繼用苦寒、熱仍不退、更加嘔逆吐衄、四末微
冷、急來求治於豐、診其脈、細小而沉、舌苔白薄、豐
曰、此陰陽錯雜之證、將成虬厥之徵、思先哲云、雜

病吐虻責於熱、傷寒吐虻責於寒、卽用椒薑以溫其中、桂枝以透其表、參附以扶其正、連梅以安其虻、更佐豆蔻和中止嘔也、令服一劑、嘔逆已定、四末轉溫、惟軀熱未清、姑守舊方、除去薑附、加入芩柴、一服中機、後議數方、並投、調理半月得安、

陽體中寒仍用熱劑而愈

澱水姜某、稟體屬陽、生平畏嘗熱藥、一日腹中作痛、比豐診之、兩手之脈皆沉遲、舌根苔白、豐曰、此

寒氣中於太陰、理當熱藥祛寒、曰、素不受熱藥、奈
何、曰、旣不任受、姑以溫中化氣爲先、中機最妙、否
則再商、卽以豆蔻砂仁吳萸烏藥木香厚朴蘇梗
煨薑服之未驗、復診其脈、益見沉遲、四肢逆冷更
甚、豐曰、寒邪深入、誠恐痛厥、非薑附不能效也、雖
然陽臟亦當先理其標、卽用甘熱祛寒法加肉桂
白芍治之、遂中病機、腹癱頓減、脈形漸起、手足回
溫、改用調中、始得安適、可見有病有藥、毋拘稟體

陰陽、但陽體中寒、辛熱不宜過劑、陰質患熱、寒涼不可過投、遵內經衰其大半而止最妥、

冬溫肺胃合病

城北方某、木火體質、偶患冬溫、約有半月矣、治療乏效、轉請豐醫、按之脈形洪數、兩寸極大、苔黃舌絳、口渴喜涼、喘咳頻頻、甚則欲嘔、痰內時有鮮紅、思內經有肺咳之狀、咳甚唾血、胃咳之狀、咳甚欲嘔之文、此顯係肺胃受邪、明若觀火矣、見前方都

是滋陰滋血之劑、宜乎冰炭耳、豐用清宣金臈法、
去桔梗、加花粉、鮮斛治之、疊進五劑、諸證漸平、調
治旬餘遂愈、

冬溫新感、適值經行、果為三陽、喉痛、咳嗽、
期、難免血海無熱、一日忽患冬溫、發熱、咳嗽、胸閉
喉疼、天癸又至、斯時用芩連梔子、以卻其溫、實有
碍乎經事、倘用歸芍艾葉、以調其經、實有碍乎溫

氣細推其證、口不作渴、其邪在肺而不在胃、腹不作痛、其經因熱而不因寒、古人雖謂室女莫重於調經、然今溫邪告急、不得不先治標、其實清肺之方、治上而不妨下、遂用牛旁象貝桔梗射干桑葉薄荷萹皮叭杏青果爲引、連服三劑、軀熱退清、咳嗽亦衰大半、但腹內轉疼、天癸滴瀝靡盡、仍照原方、益以香附澤蘭、又服數煎、諸恙平復矣、

冬溫傷陰將欲成損

豐於冬至赴龍掃墓、經過安仁街、適有楊某患冬
溫未愈、有相識者、謂豐知醫、楊卽懇診、查其所服
之方、非辛溫散邪、卽苦寒降火、皆未得法、其脈細
小滑數、咳嗽痰紅、發熱顛赤、此溫熱傷陰之證也、
當用甘涼養陰、辛涼透熱、虛象已著、急急隄防、若
再蔓延、必不可挽、卽用清金甯絡法去枇杷葉麥
冬、細地改爲大地、再加丹皮地骨川貝蟬衣治之、
服至五貼、熱退紅止矣、豐返復過其處、見病者面

有喜色、謂先生真神藥也、病勢減半、惟賸咳嗽數
聲、日晡顴赤而已、診之脈亦稍和、此欲愈之象也、
姑照原方去旱蓮蟬退、加龜版鱉甲、令其多服、可
以免虛、歲暮以茶食來謝、始知其恙全可、

心清瘦如物為珠、命繫於此、此誠神藥、氣之隨出
之、其收半、雖涼、深、問、苦、寒、利、水、骨、未、碎、其、氣、則
無、其、愈、自、味、甜、淡、酸、豐、氏、醫、賦、唱、
體、飲、之、平、飲、能、益、氣、強、血、安、心、清、熱、育、兒、藥、也、

附論

治時病常變須會通論

拙著已告竣矣、首先論證、其次立法、其次成方、又其次治案、醫者能於此熟玩、自然融會貫通、弗執定某證之常、必施某法、某證之變、必施某法、臨證時隨機活法可也、姑先論其常而通其用、如初起因於風者、宜以解肌散表法、因於寒者、宜以辛溫解表法、因於暑者、宜以清涼滌暑法、因於溼者、宜以增損胃苓法、

因於燥者、宜以苦溫平燥法、因於火者、宜以清涼透邪法、此皆言初患六氣之常證、通用之定法也、至於反常之變證、不定之活法、則又不可不知、如春溫條中、有舌絳齒燥、譫語神昏、手足瘰癧、昏瞶不語之變、溼溫條中、有或笑或瘖、撮空理線、舌苔黃刺、或轉焦黑之變、然而亦非一定之變也、須知春溫亦有溼溫之變證、溼溫亦有春溫之變證、論中不能印定、須活法而通治之、此又不特春溫溼溫可以會通、而暑溫

冬溫、以及諸病、皆有等證之變、悉可以通治之、又如
諸病、見有舌絳齒燥、熱傷於陰者、清熱保津法、可通
用之、譫語神昏、熱亂神明者、祛熱宣竅法、可通用之、
手足癱瘓、熱極生風者、清離定巽法、可通用之、昏瞶
不語、痰襲心包者、宣竅導痰法、可通用之、及至發笑
之證、皆由邪襲於心、發瘕之證、皆係風乘虛入、或至
撮空理線、循衣摸床等證、皆當審其虛實、通其活法、
則不但治時病可以融會、卽治雜病亦有貫通之妙

耳、不且、新、相、論、五、以、類、會、時、節、據、歲、然、有、其、無、之、妙

五運六氣論、太、等、論、皆、論、其、氣、實、也、其、言、

治時令之病、宜乎先究運氣、經曰、不知年之所加、氣
之盛衰、不可以爲工也、戴人云、不讀五運六氣、檢遍
方書、何濟、由是觀之、治時病者、可不知運氣乎、近世
之醫、皆謂五運六氣、與歲多有不應、置之弗習、是未
達夫天地之常變也、常者如君相司、令則當熱、寒水
主政則當寒、變者當熱反寒、當寒反熱之類是也、試

以其常而言之、五運者、木火土金水也、一運主七十
二日有奇、六氣者、風君相溼燥寒也、一氣司六十日
有奇、故五運六氣合行、而終一歲、蓋主運主氣、歲歲
皆然、客運客氣、年年更換、每年從大寒日、初交木運、
二爲火運、三爲土運、四爲金運、終爲水運、此主運也、
經曰、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
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
統之、如甲己之年、甲己化土、土爲初運、金爲二運、水

爲三運、木爲四運、火爲五運、此客運也、主氣亦從大
寒日交、厥陰風木爲初氣、少陰君火爲二氣、少陽相
火爲三氣、太陰溼土爲四氣、陽明燥金爲五氣、太陽
寒水爲終氣、此主氣也、客氣每歲循環、依年推算、如
子午之年、初爲寒水、二爲風木、三爲君火、四爲溼土、
五爲相火、終爲燥金、又如丑未初爲風木、寅申初爲
君火、卯酉初爲溼土、辰戌初爲相火、己亥初爲燥金、
此客氣也、每年三氣爲司天、終氣爲在泉、如子午之

年三氣是君火、乃君火司天、主熱淫所勝、終氣是燥金、乃燥金在泉、主燥淫於內、其餘可類推矣、倘遇壬戌甲庚丙之年、皆曰太過、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丁癸己乙辛之年、皆曰不及、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若太過被剋、不及得助、皆曰平運、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此述五運六氣之主客、司天在泉、太過不及之大概、在學者、先宜熟

此有定之常、然後審其無定之變可也、倘欲深求底蘊、再考內經、慎毋惑於飛疇運氣不足憑之說耳、

溫瘟不同論

溫者、溫熱也、瘟者、瘟疫也、其音同而其病實屬不同、又可瘟疫論中、謂後人省_フ加_カ爲_レ瘟、瘟卽溫也、鞠通溫病條中、統風溫溫熱溫疫溫毒冬溫爲一例、兩家皆以溫瘟爲一病、殊不知溫熱本四時之常氣、瘟疫乃天地之厲氣、豈可同年而語哉、夫四時有溫熱、

非瘟疫之可比。如春令之春溫、風溫、夏令之溫病、熱病、長夏之暑溫、夏末秋初之溼溫、冬令之冬溫。以上諸溫，是書皆已備述。可弗重贅。而鞠通先生之書，其實爲治諸溫病而設也。至於瘟疫之病，自唐宋以來，皆未詳細辨論。迨至明末年間，正值凶荒交迫，處處瘟疫，慘不堪言。吳又可先生所以著瘟疫論一書，所謂邪從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

界是爲半表半裏、卽鍼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其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頭痛身疼、晝夜發熱、日晡益甚者、宜達原飲治之、咸豐八載、至同治紀元、粵匪竄擾吾衢、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沿門合境、盡患瘟疫、其時豐父子診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頭面頸項、頰腮並腫者、爲大頭瘟、發塊如瘤、遍身流走者、爲疔瘡、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爲瓜瓢瘟、喉痛頸

大寒熱便秘者爲蝦蟆瘟一名捻頸瘟兩腮腫脹憎寒惡

熱者爲鷓鴣瘟遍身紫塊發出癩瘡者爲楊梅瘟小

兒邪鬱皮膚結成大小青紫斑點者爲葡萄瘟此皆

瘟疫之證與溫病因時之證之藥相去徑庭決不能

溫瘟混同而論也因憶又可著書正崇禎離亂之凶

年鞠通立論際乾嘉昇平之盛世一爲瘟疫一爲溫

熱時不同而病亦異由是觀之溫病之書不能治瘟

疫瘟疫之書不能治溫病故凡春溫風溫溫病暑溫

溼溫冬溫字必從氵、瘟疫大頭疔瘡瓜瓢蝦蟆鷓鴣
楊梅葡萄等瘟字又從疒、溫瘟兩字判然不同、而况
病乎、知我者、幸弗以豐言爲河漢也、

傷寒書統治六氣論

漢長沙著傷寒論、以治風寒暑溼燥火六氣之邪、非
僅爲寒邪而設、然則其書名傷寒何也、蓋緣十二經
脈、惟足太陽在表、爲寒水之經、凡六淫之邪爲病者、
皆必先傷於寒水之經、故曰傷寒、今人都以寒水之

寒字誤爲寒熱之寒。若此則傷寒之書專治寒邪而風暑燥溼火了不干涉矣。殊不思長沙首列桂枝湯以治風。明明指人統治六氣而非僅治一寒邪之意。於此已露一斑。若果專治寒邪。理當列麻黃湯、附子湯、四逆理中等湯爲先。而不列桂枝湯爲首也。況又有白虎湯以治暑、五苓散以治溼、炙甘草湯以治燥、大小承氣以治火。此顯明六氣統治之書。而今以爲專治寒邪。則誤甚矣。時賢又謂傷寒論六經溫熱論

三焦、此兩句書、更爲印定眼目、不知邪氣襲人、皆由表而入於裏、惟瘟疫之氣、穢濁之氣、乃論三焦可也、以其氣從口鼻而入、先擾於上、次傳中下、除此而外、則風寒暑溼燥火、無不盡從表入、况李紘謂太陽行身之表、外邪皆得傷之、其傷寒之書、能統治六氣者、可無疑矣、凡學治時病者、必須讀仲景傷寒論、叅讀時賢之書、考古酌今、則胸中自有風寒暑溼燥火之界限、若不讀仲景之本、而專讀時賢之書、真所謂舍

本求末矣。

關俗醫混稱傷寒論

人被寒所傷者，謂之傷寒。夫寒居六氣之一，豈可混稱乎？嘗考寒水之令，在乎小雪大雪冬至小寒之節，共主六十日有奇。蓋小雪居於十月，乃六陰盡出之際，而寒氣方盛之時。大雪冬至居十一月，小寒居十二月，正盛發栗烈之候。斯時之氣，人感觸者，盡屬傷寒之病，勿可以大寒至驚蟄之風木，春分至立夏之

君火、小滿至小暑之相火、大暑至白露之溼土、秋分
至立冬之燥金、等等之時所患者、混同一稱傷寒、然
而亦有可稱者、不可不知、豐於前論中、有謂傷寒之
寒字、爲寒水之經之寒、非寒熱之寒也、凡風寒暑溼
燥火、無不由表而入、皆必先傷於寒水之經、六氣之
邪、僉可稱爲傷寒、但有不可稱者、又不得不力辨其
非、嘗聞專治傷寒家、有溫病傷寒、熱病傷寒、痧證傷
寒、瘡瘍傷寒等名、不知溫病熱病、皆屬伏氣、痧因沙

穢瘡因溼熱，豈可混稱爲傷寒乎？尤有夾痰傷寒，夾
食傷寒，夾氣傷寒，夾血傷寒等名，揆厥由來，痰食氣
血，是爲傷寒之兼證，又豈可混稱爲傷寒乎？仲景原
文，從未見有此證，竊疑其爲杜撰也。後見吳中戈存
橘先生傷寒補天石中，果有以上諸證之名，始知其
有自也。雖然，戈氏之書，醫者不必宗之，其所當宗者，
如無己之明理，嘉言之尙論，韻伯之來蘇，路王之太
成，誠爲醫家不可少之書，後學所宜奉爲圭臬也。至

時俗混稱傷寒之證，更爲不通。見初起嘔吐者，謂爲齷齪傷寒；泄瀉者，爲漏底傷寒；脇痛者，爲刺脇傷寒；寒不甚寒，熱不甚熱，綿綿難愈者，爲癘疲傷寒。卽徽俗謂之混沌傷寒，名目極多，難以枚舉。總之小雪至小寒而重感者，爲眞傷寒；風暑燥溼火，先傷寒水之經者，亦可稱爲傷寒；至溫病熱病、痧症瘡瘍，決不能混入傷寒。兼痰食氣血者，是爲傷寒之兼證。其餘種種不通之名，皆不足論。醫者須按四時之六氣而分

其孰爲風暑、孰爲燥溼、究不可籠統混爲傷寒病也。
關時俗齷齪斑證論

吾衢土俗、凡患四時之感冒、見有發熱嘔吐等證、開口便云齷齪、動手便是刮揪、揪之刮之、未嘗不善、但其邪在肌肉者、頃刻而鬆、在經絡者、非藥不愈、最可惡者、先服礬湯一碗、以爲治齷齪之需、殊不知齷齪、卽方書所謂穢濁、宜用芳香宣解之方、反服酸寒收瀉之藥、益使穢濁之邪、膠固氣分、而無解病之期、更

有一種俗醫以指節刮病人之身，見有一條扛起者，妄言爲斑，不知人感穢濁時邪，氣機阻滯，血脈不通，用指節刮之，或粗或細，必有一條見出，豈可僞稱爲斑證，更爲之取出蛇斑蚤斑等等之名，其謂爲蛇斑者，必令人服蜈蚣數條，取蛇畏蜈蚣之義，而庸夫俗子聽之益信，不知蜈蚣之性辛溫有毒，直入厥陰，初患時邪之證，服之極易化火，更引最淺之邪而入於深，曷不觀方書所云，大如錦紋者爲斑，其色紅紫而

成片或至黑色而病危是爲胃熱之候古人所以用
舉斑湯化斑湯之類以治之或見病人身發紅點遂
稱爲蚤斑而亂投草藥及至危險便說斑老難醫推
其身見紅點卽方書所謂小如蚊咬者爲疹是爲肺
熱之候古人所以用升葛湯銀翹散之類以治之俗
醫以僞溷眞豈不可歎旣以初起之時邪爲齧齧斑
證更禁病人勿服湯藥每見輕病轉重重病轉危此
皆吾衢土俗之貽害匪淺也要之揪刮無妨所患者

惟礬湯蜈蚣草藥禁藥之弊、奉勸病家、不可過信俗醫而自誤、則幸甚矣、

夾證兼證論

人皆謂夾證與兼證難治、豐獨曰無難也、曷爲夾證、譬如受風便是傷風、宜桂枝湯之屬、受寒便是傷寒、宜麻黃湯之屬、倘風寒兩傷者、卽爲夾證也、蓋風宜散、寒宜溫、溫散之方、宜桂麻各半湯之屬、倘或暑邪夾溼、溼宜利、暑宜清、清利之方、宜天水散之屬、倘或

燥氣夾火、火宜涼、燥宜潤、涼潤之方、宜清燥救肺湯
之屬、其餘風暑風溼風燥風火、皆係夾證、其治法皆
可仿此、至於兼證奈何、假如少壯遺精、當分夢之有
無、有者宜坎離既濟湯之類、無者金鎖固精丸之類、
此定法也、或被溼熱所觸者、便爲兼證、利溼必傷其
陰、補陰必滯其溼、思利溼而不傷陰者、如豬苓湯六
味丸之類、若溼邪甚者、又當先治其溼、溼邪一化、再
瀋其精可也、又如老年虛損、當分證之淺深、淺者宜

六君四物之類、深者宜固本、大造之類、此定法也、倘被風邪所客者、便爲兼證、散風益虛其正、補正必關其邪、思散邪而不損正者、如參蘇飲、補中益氣之類、若風邪甚者、又當先散其風、風邪一解、再補其損可也、又如女子經事當行、必審其或先或後、先則爲血熱、宜丹梔四物之流、後則爲血寒、宜香砂四物之流、此爲定法、或被寒邪所觸者、卽兼證也、考諸方能散寒、且能調經、如香蘇飲之流、若過盛者、必須先散其

寒再調其經則可矣。又如婦人產後發熱，必辨其屬虛屬實，虛則宜補益，如加味四物之流，實則宜破瘀，如生化失笑之流，此爲定法。設被暑邪所感者，卽兼證也。考諸方能清暑且治產後，如竹皮大丸之流，若過盛者，必須先清其暑，再治產後則可矣。醫者能於如此圓變，則治夾證兼證，何難之有。

成方須損益論

自南陽制方而始，厥後唐宋元明及國朝以來，成

方不可勝紀、焉能熟悉於胸、嘗見有讀千金方者、有讀醫方考者、有讀景岳新方者、有讀訛菴集解者、往往宗此而不知彼、宗彼而不知此者、不待言矣、竊謂古人成方、猶刻文也、臨證猶臨場也、卽有如題之刻文、慎勿直抄、必須師其大意、移步換形、庶幾中式、而臨證卽有對病之成方、亦當諒體之虛實、病之新久而損益之、思成方不在多而在損益、譬如二陳湯、卽夏苓陳草也、治一切痰飲之病、除去陳皮、乃海藏之

消暑丸、伏暑煩渴用之、此一減而主治之法、相去逕
庭矣、平胃散、卽陳蒼朴草也、治一切溼氣之病、加入
芒硝、乃女科之下胎方、死胎不下用之、此一加而主
治之法、相懸霄壤矣、此損益之法也、醫者知是理乎、
又如氣虛用四君、血虛用四物、倘氣血兩虛之候者、
二方合用名八珍湯、此深一層之病、而加深一層之
方也、利溼用五苓、清熱用三石、倘溼熱並盛之候者、
二方合用名甘露飲、此亦深一層之病、而加深一層

之方也。又如固本丸治虛勞損證、減去麥冬生地、名曰三才以治三焦虧證、此輕一等之病、而減爲佐之藥也。香蘇飲治四時感冒、減去香附紫蘇、名曰二賢、以治膈中痰飲、此亦輕一等之病、而減爲君之藥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在醫者、必須臨證權衡、當損則損、當益則益、不可拘於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得能隨機應變、則沉疴未有不起也。

胎前產後慎藥論

胎前之病、如惡阻、胞阻、胎漏、墮胎等證是也、產後之病、如血塊、血暈等證是也、婦科書中已詳、可毋備述、而其最要述者、惟胎前產後用藥宜慎、凡治胎前之病、必須保護其胎、古人雖有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之訓、奈今人膠執有故無殞之句、一遇裏積之證、恣意用攻、往往非傷其子、卽傷其母、蓋緣忽略衰其大半之文耳、竊揣胎在腹中、一旦被邪盤踞、攻其邪則胎必損、安其胎必

礙乎邪、靜而籌之、莫若攻下方中、兼以護胎爲妥、此非違悖內經、實今人之氣體、不及古人萬一也、且不但重病宜慎其藥、卽尋常小恙、亦要畱心、如化痰之半夏、消食之神麩、寬脹之厚朴、清腸之槐花、涼血之丹皮、茅根、去寒之乾薑、桂附、利溼之米仁、通滑、截瘡之草果、常山、皆爲犯胎之品、最易誤投、醫者可不儆懼乎、至於產後之病、嘗見醫家不分虛實、必用生化成方、感時邪者、重投古拜、體實者未嘗不可、虛者攻

之而裏益虛、散之而表益虛、虛虛之禍、卽旋踵矣、又
有一等病人、信虛、醫人信補、不分虛實、開口便說丹
溪治產後之法、每每大補氣血、體虛者未嘗不可、倘
外有時邪者、得補益劇、內有惡露者、得補彌留、變證
疊加、不自知其用補之咎耳、要之胎前必須步步護
胎、產後當分虛實而治、毫釐差謬、性命攸關、惟望同
志者、凡遇胎前產後之病、用藥勿宜孟浪、慎之慎之、
治輕證宜細心、重病宜大膽論

日升言
卷之八
膽欲大而心欲小。此孫真人祝醫最確之語也。竊謂
治初起之輕證，必須細心。當辨其孰爲風而用疎，孰
爲寒而用溫，孰爲暑而用清，孰爲溼而用利，孰爲燥
而用潤，孰爲火而用瀉。尤當審其體之虛實，病之新
久。在女子兼詢經期，婦人兼詳胎產。如是者，則用藥
庶無差忒矣。倘粗心而不細者，大意茫茫，不分六氣
所感何氣，動手便用荆防，病家告之有痰，遂投陳夏。
有食遂用神查，問其何病，指鹿爲馬，問其輕重，總說

無妨。往往使輕淺之病，日漸延深，是誰之過歟？聖人云：不忽於細，必謹於微，其可略乎？至若垂危之重證，必須大膽，見心包邪竄者，當宣則宣，肝風內動者，當平則平，脾虛氣陷者，當培則培，肺氣欲絕者，當補則補，腎液欲涸者，當滋則滋，更有危險之虛證，速宜用參耆之屬，實證用硝黃之屬，寒證用薑桂之屬，熱證用犀羚之屬，勿宜遲緩，亟亟煎嘗，如是者，則沉痾庶有挽救矣。倘膽小而不大者，當用而不敢用，或用而

不敢重、重用恐其增變、變證恐其歸怨、往往姑息養
奸、坐觀其敗、是誰之過歟、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其可懼乎、若果輕淺之證、過於膽大立方、不啻小
題大做、沉重之證、過於小心慎藥、無異杯水車薪、其
實膽大而不細心、所謂暴虎馮河者、誤事也、細心而
不大膽、所謂狐疑鼠首者、亦誤事也、誠哉孫氏之言、
足爲千古之醫訓矣、

醫家嫉妬害人論

嘗觀世之同行，每多嫉妒，行行猶可，惟醫道中最爲甚焉。夫醫以蘇人之困，拯人之危，性命爲重，功利爲輕，而可稍存嫉妒哉。奈何今之醫者，氣量狹窄，道不求精，見有一神其技者，則妒之，妒心一起，害不勝言。或謠言百出，或背地破道，或前用涼藥，不分寒熱而改熱，前用熱藥，不別寒熱而改涼，不顧他人之性命，惟逞自己之私心，總欲使有道者道晦，道行者不行，以遂其嫉妒之意。每見病家患溫熱之病，醫者投以

辛涼甘涼、本不齟齬、但服一二劑、未獲深中、病者見熱渴不已、心中疑懼、又換一醫、且明告曾延醫治、而所換之醫、遂不察其病因、見前有寒涼之藥、便咎前醫用寒涼之害、不辨證之寒熱、脈之遲數、舌苔黃白、小水清濁、竟亂投溫熱之方、不知溫熱之病、得溫熱之藥、無異火上添油、立刻津乾液涸、而變生俄頃、倘前用熱藥、以治其寒、亦咎其用熱藥之害、總不辨其爲寒爲熱、亂用寒涼之方、不知寒證服寒涼、猶如雪

上加霜、立使陽亡氣脫、而變在須臾、直至垂危、尙怨前醫之誤、可勝悼哉、然亦有明駁前醫、暗師前法、而獲效者、竟爾居功、索人酬謝、若此重財輕命、只恐天理難容、奉勸醫者、毋懷妬忌、大發婆心、則幸甚矣、

醫毋自欺論

醫者依也、人之所依賴也、醫毋自欺、斯病家有依賴焉、夫醫之爲道、先詳四診、論治當精、望色聆音、辨其臟腑之病、審證切脈、別其虛實而醫、若此可謂毋欺

也。至臨證之時、細分部候、知其何爲浮主表病、沉主裏病、遲主寒病、數主熱病、何爲人迎脈大之外感、氣口脈大之內傷、更須望其青赤黃白黑五色之所彰、聞其角徵宮商羽五音之所發、問其臊焦香腥腐五氣之所喜、以明其肝心脾肺腎五臟之病因、而用其酸苦甘辛鹹五味之藥餌、能如是者、何欺之有、惟其一種庸流、欺人妄誕、見病人有寒熱者、一疑其爲外感、欺病家不知診法、也不別其脈之虛實、而浪投發

散之劑、又見病人有咳嗽者、一疑其爲虛損、欺病家、不諳醫理、也不辨其體之強弱、而恣用補益之方、至於五色五音五氣、一概不知審察、焉能明其五臟之病、而用其五味之藥乎、如是者、不獨欺人、實爲自欺、彼愚夫愚婦、受其欺者、本無足怪、至文人秀士、亦受其欺、殊爲可笑、見人喜補者、遂謂虛衰、喜散者、遂云外感、畏熱藥者、便用寒涼、畏涼藥者、便投溫熱、順病人之情意、亂用醫方、竟不讀靈素以下諸書、全用欺

人之法、噫、醫之爲道、死生攸繫、一有欺心、卽藥餌妄投、存亡莫卜、奈何濟人之方、竟視作欺人之術也、吾願醫者、必須志在軒岐、心存仲景、究四診而治病、毫不自欺、方不愧爲醫者也、

古今醫書宜參考論

昔賢云、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今古醫書、均宜參考焉、考今古醫書、不能盡述、姑略提其要者言之、如神農本草、軒轅靈素、越人難經、長沙玉函、以及劉李

張朱四大家之書皆可備讀也、蓋讀本草者、可知其性有寒熱溫涼平之不同、其味有酸苦甘辛鹹之各異、何爲補正、何爲祛邪、讀靈素者、可以上明天文、下達地理、兼知人身臟腑經絡受病之因、讀難經者、可補內經脈象病因、及奇經八脈之未逮、讀玉函者、可識傷寒雜病之源頭、此皆古聖之醫書、必須玩索、至於四大家者、卽河間劉守真、法多苦寒、溫病熱病者、須參考之、東垣李明之、法多升補、內傷脾胃者、須

參考之、大積大聚者、須參戴人、張子和、攻下之法、陰虛內損者、須考丹溪、朱彥修、清補之法、不特此四家以補先聖之未備、可參可考、而後賢所發之論、偶亦有超出於四大家者、如雲間李念莪、西昌喻嘉言、延陵吳又可、金壇王宇泰、會稽張介賓、長洲張路玉、吳郡薛立齋、慈谿柯韻伯、樵李沈目南、錢江張隱菴、是也、以上諸公、各有著作、皆當採取、亦可以備參閱、考近時之醫書、亦不能盡述、如閱古吳葉香巖之臨證

指南可知臨時之圓變、用藥之靈機、閱若耶章虛谷
之醫門棒喝、可知名家之疵謬、醒醫家之聾聵、閱淮
陰吳鞠通之溫病條辨、可知寒傷於足、經溫傷於手
經、閱吳門周禹載之溫熱暑疫全書、可知溫熱暑疫
受病之源各別、此皆時賢之書、亦宜備考、至於長樂
陳修園、新安程觀泉、鹽官王孟英、武進費伯雄、皆有
著述所傳、偶或有導窾之處、亦宜參閱、竊思書有古
今、而人亦有古今、古人氣體俱厚、今人氣體漸薄、若

執古方以治今人之病，不亦重乎？故醫家不可執古書而不讀今書，亦不可執今書而不讀古書。參考古今，則醫理自得中和之道矣。

品嚴則賦俗天

臨朝刻黃齋收

...

...

...

豐儀最可人識時懷
妙術鎮日醉羣書
深造軒岐室

少逸先生尊照

月軒姚鑑摹并題



題詞

劉玉光

號潤臣安
陸人歲貢

雅度彬彬共喜親。機參活潑見天真。書精著述能傳世。學有淵源在濟人。聖手爭誇三折術。婆心常攄一腔春。畫工妙着如神筆。寫出鬚眉邁等倫。

劉耀光

號朗臣安
陸人監生

獨擅岐黃術。如君妙絕倫。存心惟濟世。著手即成春。品逸原超俗。天和自率真。是誰工寫照。瀟灑倍傳神。

劉明翰

號同甫安陸人湖南同知

古以良相譽良醫。濟人功德有同施。痼瘵厪念能造命。回春妙手推神奇。錚錚雷君久著名。我欣覲面心爲傾。聞君幼習岐黃業。枕藉百家書縱橫。矧復淵源續家學。趨庭訣受益求精。杏林種福數十年。診無不治爭相延。活命引大造圓。疹戾能消危轉痊。功深歷練多著述。時病論中法周密。傾談之下示此編。抉盡精微攄要術。八句提綱宗經旨。滙覽羣編擇尤美。臨

證立案附心裁。術業於此真神矣。書中問答論確然。
蘊發前人所未宣。四時六氣證不一。表裏寒熱審宜。
先洞悉標本並中見。脈絡分明條晰辨。伏氣新感病。
各殊。疑似不淆通常變。語本淺顯理實深。惟憑苦口。
表婆心。自抒所得勸同志。欲將妙道公醫林。卷餘畱。
像如有神。超然雅度工寫真。我知是書一出羣欽佩。
讀其書者慕其人。

童名翼

號飛雲平
江人附生

生面憑誰特與開。一時霽月共低徊。家傳炮製精詳

法。人擅經綸著作才。君嫻絲竹工書畫著時病論一書言近指遠一時推服無閒詞

偶入杏林資嘯傲。早占槐火善滋培。雉經注疏靈樞

秘。時病輸公領略來。同六

滿地紅羊劫急時。曾煩同澤起瘡痍。粵逆之亂三衢

襄辦其事甚力救時自合通才倚。砭世兼能痼疾醫。肘後奇

方儕輩少。耳鳴陰德子孫知。治病不計謝金於貧者尤格外調護不須

更上凌煙閣。團扇家家畫最宜。

郭惟寅

號協侯安陸人順天舉人

衢州有以醫名者曰雷少逸。其爲詣也。直窺乎靈樞之奧。而駸駸乎入長沙之室。余嘗誦時病論一書。竊歎其功之至專且壹。夫時之爲義大矣。先聖王敬以授民。維平維秩。所以協五紀。同六律。莫非養世以太和。致民於無疾。至於寒暑偶愆。陰陽或窒。則又深賴乎調劑得宜。轉移法密。范文正公有言曰。不爲良相。卽爲良醫。誠以相濟時。醫救時。勢位雖不同。而功用

未嘗不一。若雷君者。其未得變理之權。爰藉醫以行。其濟世之仁術。是書一出。吾知披讀者想望風神。因其書慕其人。名譽永傳之可必。至其因時論證立案。用方。先生之自述已詳。又奚待吾之贅述。

孔昭駿

號寅谷西
安人優貢

陰陽愆伏察先時。手訂芸編理灼知。義衍岐黃垂巨論。名齊和緩作良醫。四維妙用回生易。數語推源立法奇。驅使微材皆妙品。豈惟茶薺詠於詩。

俊傑由來善識時。琴囊酒榼樂誰知。人同姬旦稱多

藝。經闡炎皇異俗醫。佐使必良消疹戾。琳琅成秘擅

靈奇。我如柳氏瞻韓切。一浣薔薇一誦詩。八首之二

程德鍾

號金門西安人湯溪訓導

先生醫學早名家。腹蘊羣書氣自華。無限方中施雨

露。視病不計醫金求有時筆底走龍蛇。精於書法筆墨飛舞得古

人驚蛇龍躍之致。科名悉淡胸何潤。嘗以濟世為心二三知好屢勸讀書應試公悉

卻詩興常濃手欲叉。生平喜賦詩曾效八壽世青囊

功效著。千秋珍重定籠紗。

時病論功效素著見者無不寶貴當以碧紗籠之

四首

之一

程大廉

號讓泉西安人乙亥舉人

良相切痼瘵。濟世宏抱負。救人有良醫。名亦播眾口。

璞玉與渾金。厥相稱仁壽。憶昔兵燹時。落落欣聚首。

咸豐辛酉髮逆擾浙君避

同善局做開力襄資吾友

難來衢廉與君始相識

廉先君子與辦同善局

君力襄其事無少懈

羨君品藻清。好古探淵藪。緣

情見綺麗。敏捷等叉手。醉墨勢翀霄。形模祖科斗。妙

繪繼顛倪。成竹胸中。有一曲撫瑤琴。薰風入虛牖。君好

讀書工吟咏。字畫兼精。尤善於絲竹。澡身塵不侵。活人德彌厚。婆心攄

太和。療疾候調九。杏林樹茂榮。橘井水清瀏。立論達

陰陽。良方擬肘後。持此惠醫林。書傳名不朽。君所著時病論

瞭如指掌可

為醫學正宗

王慶耀

號筱愚歙縣人寄居西安壬午舉人

醫理精深不易求。玉函金匱費尋搜。誰知數卷活人

術。早冠三衢濟世傳。卻疾夙能驅二豎。著書業欲紹

千秋長桑已逝長沙遠。絕學還從枕秘畱。
雷公炮製久風行。家學淵源業更精。愧我青囊無秘
本。羨君素問有專營。一編直挾黃岐奧。千古同標朱
李名。壽世壽民登壽寓。何須方外慕長生。

徐瀛

號曉蓬西
安人歲貢

家學淵源有自來。翹然尤抱出羣才。著書克闡前賢
秘。至理名言一卷該。

製就瑤編付棗梨。非圖名與緩和齊。爲防中有歧途

日頭言
卷之八
誤。願把南鍼指後迷。

論議高超見地真。垂將萬世壽斯民。儒家賢聖僧家佛。只盡中心一片仁。

讀罷全書繫所思。羨君調劑妙因時。相逢盡是鳶魚趣。此樂還期共領之。

龔應榮

號又英西
安人廩生

從古名儒盡志仁。不爲良相且醫人。淵源有自承先業。變化難窮識病因。百代遺文供棄取。一心妙用入

奇神。軒岐靈素分明在。我欲從公一問津。
飛昇有術業難精。藥樹雖多病轉生。最愛長沙工救
世。誰知扁鵲善辭名。八風有賊機先至。六律還宮調
遞更。海內諸公懸藻鑑。斯編一出定心傾。

葉復華

號象先西
安人增生

先生功德冠醫林。繪出丰神信可欽。業紹箕裘遺訣
妙。門盈桃李託根深。精奇共羨回春手。愷惻常存救
世心。二十餘年多種福。羣生沾澤若甘霖。

羨君書畫久傳名。學得軒岐術倍精。道在活人當竹
拜。書能濟世共葵傾。兩間氣化參無誤。四序溫寒辨
更明。自此民皆登壽域。婆心一片杼丹誠。

任欽達

號尊三西
安人監生

先生書法縱橫。畫同與可齊名。閒來絲竹寄幽情。淡
簪纓。淵源醫學人皆敬。羨君精益求精。常將佛手
濟羣生。競相迎。

觀君立論高超。妙將經旨分條。風涼寒暑按時調。細

推敲。倚書禪坐。參醫道。胸中學問偏饒。脫巾露頂。
最逍遙。遠塵囂。調寄杏園芳二
闕 有序未錄

葉元祺 號吉臣龍 游人拔貢

伊何人哉。寂靜如斯。古編千卷。身外自隨。此其風神。
宜在名山滄海間。胡為乎孳孳。屹屹窮年而甘作書。
癡。豈有所託而隱。抑仁慈愷惻。聊以寓乎為醫。尼父。
聖之時。山雉物之時。而先生積數十載學問。著書以。
鳴世。時乎其時。且也書法敏妙。畫法離奇。既豪於酒。

兼工於詩。此特緒餘耳。而不足見先生之才之學之
詣之爲。碧桃滿樹。紅杏在枝。書中奧窔。孰得而窺。試
問先生。先生曰知。

余躍龍

號海雲龍
游人恩貢

數卷新書妙沁脾。不爲良相願良醫。臨池獨擅神奇
品。寫竹偏饒灑落姿。先生善畫
尤工寫竹紅杏春風瞻氣宇。碧
藻秋水證心期。我今寄語傳眞手。添箇靈胎作友師。

朱組綬

號若卿江
山人歲貢

天有六氣與四時。不得其正疾以滋。孰宜汗吐孰和
下。醫宗妙理難通之。三衢有醫號少逸。資質聰明無
與匹。琴書詩畫俱能工。所學更專岐黃術。憶昔遍地
警烽烟。一朝聚晤豈無緣。烏中白鶴馬中驥。君家喬
梓皆稱賢。太翁醫學得秘授。寒熱虛實參之透。兩銖
慣配藥君臣。活命良方守其舊。由茲遠近咸知名。一
時聞者心爲傾。稱良不愧肱三折。能使二豎悚然驚。
少逸有志箕裘紹。幼時父書讀多少。爭誇手到便回

春種福杏林功不小。癆瘵痼疾盡心攻。尤妙時病法
玲瓏。陰陽熟辨追盧扁。補瀉溫涼任變通。如此圓機
誠罕有。得之心者應之手。二三年少志於醫。都向君
家供奔走。君以醫學悉傳人。耳提面命亦諳諳。著書
數卷公同好。居心能體大造仁。我本少逸舊知己。一
見是書輒心喜。謂既自成一家言。精乎其理神乎技。
况復舉此授生徒。醫林效法惠澤敷。衣鉢相傳淵源
接。綿延支派徧寰區。君不見醫國醫人功居上。託業

於斯氣已壯。同此變理擅長才。濟時何必推良相。

姜廷榮

號煥璜江山人附生

素仰醫林魁首。五運六氣深求。溫熱涼寒俄頃。受逢君弗杞憂。靈蘭常考究。獨把要旨勤搜。著述將時救。和緩也堪傳。

更羨聰明天授。書畫吟咏兼優。到處憐貧陰德厚。鴻名遐邇留。凡丹青真妙手。寫就骨相清道。疑是烟霞叟。抱道傲公侯。

調寄好時光二則

徐思謙

號六皆常山人乙酉舉人

霽月光風比古人。一團元氣太和春。行披坐檢書多

味。鳳舞龍蟠筆有神。先生嗜古不倦尤工於書畫仿吳生工變化。

詩同庾信擅清新。畫法詩才兼擅其勝高山流水添佳致。曲奏

瑤琴樂最真。先生暇時揮弦自樂

淵源家學久精研。道溯桐君悟妙詮。紅杏成林欣種

福。青囊施藥頌延年。先生診病遇貧乏者憐之不計醫金技兼盧扁肱

三折。理闡陰陽意十全。他日名編呈

四庫靈樞玉版並流傳。時病論一書言簡意賅醫林翕然稱服

張鳳來號蘭士開化人廩生

壽世真詮妙悟開。知君曾飲上池來。慈悲解厄功參佛。宗派尋源胄衍雷。竹素萬言新著作。杏紅千樹舊滋培。一編括盡靈樞秘。小試先生燮理才。奕奕丰神繪典型。載賡詩句更空靈。瀾翻名士生花筆。陶鑄神農本草經。高尚世間無俗侶。前因天上認醫星。倩君解脫維摩病。我欲頻來扣竹扃。

少逸自題

字松存又號
侶菊布衣

本來蠢蠢一愚夫也。倩丹青繪入圖。圖中不見黃金屋。又無伴讀顏如玉。人間百物盡空虛。身外惟留幾部書。書可益智宜百讀。能闢我心娛我目。適性怡情在箇中。呶唔不輟樂無窮。任人噓我書癡子。朝兮夕兮祇於此。讀書絕不望簪纓。因爲平生學未精。光陰荏苒將垂暮。一事無成恐自誤。惜分惜寸竟何求。繫念惘惘道是謀。謀道還須專且壹。

未得入門那入室。沈思妙道出軒岐。一旦融通左右宜。但道是淵非是徑。二十年餘若夢醒。醒來問道道如無。道在胸中不可摹。摹得庸庸一小影。偷閒獨坐神清靜。常披野服着芒鞋。脫帽露頂開胸懷。自知陋質非俊傑。心潛不憚生涯拙。頻將靈素細相叅。欲付生徒作指南。宗聖師賢附管見。枯腸搜盡猶不倦。萃集名言訂一編。分新辨伏是真詮。專推六氣調時病。畱與醫林作話柄。

車馬六尺馬車

馬輪不似車馬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馬車六尺馬車

跋

歷來醫家說時病者多而專論時病之書罕見雖有
論及者不過論其溫熱而未論及瘧痢秋溼卽間或
有之亦祇附列於雜病門中而未論及時病由冬而
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循環遞嬗統四時之常變
以條辨也今我

夫子以內經之訓爲綱諸家之說爲目發明春令諸
溫夏天熱暑秋時瘧痢冬月冬溫且補霉溼論治之

各異伏氣咳嗽之兩歧選一方而方中之利害必叅
立一法而法中之用意必釋皆發前人之未發補前
人之未備是書一出猶濟世之慈航渡津之寶筏也
曦
從

夫子業醫有年提命之下幸得其旨每遇命垂懸縷
者援活頗多故書中亦時載入芻言今當是書告成
敬抒數語以誌淵源所自云

受業門人新安程曦錦雲謹識

誠
母子素來多病皆蒙

夫子立起沉痾至今有生之日是誠戴德之年自諳

賦稟本孱不禁勞苦每欲下帷奮志而精力不逮時
抱采薪故絃誦之暇兼讀醫書藉以自養然苦無前
導師於醫理仍如夜行一無所見幸我

夫子不棄菲材列之門下遂投自著醫書數種展閱
之餘有若燈張暗處使誠茅塞漸開是書叅究有年
始得其中要旨雖前人亦有論時病者皆不能若此

之明顯也惟我

夫子宗經旨爲八大提綱集名論爲七十二條目按時

序分新伏立諸法備成方并附曩治醫案有源有本

無黨無偏洵可以補先賢之未備爲後學之指南者

矣誠所附之俚言悉蒙採取竊謂旣得治身之法旋

得菽水之歡此皆出吾

夫子之所賜也

受業門人盈川江誠抱一敬跋